

■ 军旅生涯 ■

1968年的元旦,北风卷着鹅毛大雪,呜呜作响。我们的哨所在燕山深处,那天,我和班长老周,还有新兵小李,守在海拔千米的山顶上,迎来新年的第一缕晨光。

我们哨所的任务是盯着对面的山林,严防异动。元旦这天,按惯例会煮一锅白菜猪肉饺子,算是过节。天还没亮,老周就裹着大衣,在铁皮炉上忙活。我和小李剥馅儿、擀皮,狭小的哨所里,混着饺子香和

煤烟味,倒也有几分暖意。

刚把饺子下到锅里,突然,瞭望哨的警报器“嘀嘀”响了起来。我们仨瞬间绷紧了神经,扔下手里的活儿就往瞭望台冲。雪雾里,只见对面山腰的树林里,有几个黑影在晃动,看轮廓不像是野生动物,更像是人。老周压低声音:“小李,抄枪!你守电台,随时向连部汇报!我和小刘去前沿观察!”我攥着步枪,跟着老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哨所外冲。雪

没到膝盖,寒风像刀子似的割着脸,呼出的热气瞬间凝成白霜。我们趴在前沿的雪堆里,借着雪光仔细瞅——那黑影竟在往我们这边移动,还隐约有金属反光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手心全是冷汗。老周死死盯着黑影,突然拽了我一把:“别慌,看他们的动作,不像是有备而来。”就在这时,其中一个黑影脚下一滑,摔了个跟头,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呼。老周对着那边喊:“喂!干什么

的!”黑影们愣了一下,随即有人回话:“我们是林场的护林员!雪太大迷了路,想找哨所借点热水!”虚惊一场!我们仨悬着的心落了地。把护林员们接到哨所里时,锅里的饺子正好煮熟。大家围坐在炉边,吃着饺子,听护林员们讲迷路的惊险。

这场元旦的“惊魂”,成了我军旅生涯里最难忘的一段回忆。

刘洪兵/文

哨所惊魂

■ 朝花夕拾 ■

拾柴火



20世纪50年代,上中学的我每到星期六下午,总要从学校早早赶回家,拎着铁耙子到田野里捡拾柴火。

那时农村家家户户都缺柴烧饭,我家也不例外。于是每个星期六下午,我便约上小伙伴,背上竹篾背笼,带上拾柴的耙子,走进田野与树林,四处寻觅可烧火做饭的干燥树枝和树叶。

拾柴火得去离村子很远的地方,那里人烟稀少,干燥的柴火和落叶却格外多。只是荒郊常有野狼出没,我们便壮着胆子,一路喊着、唱着、叫嚷着前行。

我和小伙伴们边拾柴火边讲故事,讲到尽兴时便哈哈大笑。不知不觉间,每个人都拾到了一大堆柴火,我们把柴火整理得整整齐齐,装进竹篾背笼,再互相帮忙背上肩。这时天色暗下来,我们排着队走在乡间小路上,急匆匆地往家赶。回到家时,人虽疲惫,但望着一大堆柴火,心里便涌起无尽的成就感。

如今岁月流逝,我已身处繁华都市,但儿时拾柴火的那段经历,却永远留在心底,成为我生命中最难忘的记忆。李树发/文

■ 图说往事 ■

妻子的照片



1987年大专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家乡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任教。次年,经同事牵线搭桥,我与妻子从相识走到相知。1989年元旦,我们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刚谈恋爱时,妻子赠予我一张照片,这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县城照相馆,我将它珍藏至今,它也成为我们忠贞不渝爱情的最好见证。许培良/文并供图

■ 似水流年 ■

三代人的饭盒

周末回老家,母亲又在擦拭她的“宝贝”——一个铝制饭盒。母亲一边细细擦拭,一边缓缓回忆:这饭盒是她上学时带饭用的。那时,为了节省饭票,母亲中午从家里带饭,有时是窝头配芥菜疙瘩,有时是蒸红薯、蒸南瓜就着咸菜,每次吃时饭菜早已凉透。母亲说,有一年冬天,她咬着又凉又硬的窝头,把牙

咯得生疼,吃完后胃疼了一下。偶尔,外婆会偷偷在她饭盒里塞一个糖三角。母亲还会拿节省下来的饭票,在食堂打些可口的饭菜,放学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。外婆心疼地劝母亲:“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该吃点好的,别委屈自己,家里粮食够吃。”母亲却说:“弟弟妹妹还小,省

下饭票能让他们吃好些,我不委屈。”也正因此,母亲落下了胃疼的毛病。其实,我也有一个舍不得丢弃的饭盒,那是个不锈钢的,至今光亮如新。上中学时,学校离家远,我中午不回家。母亲每天早早起床做早饭,总会多做一些让我中午带着。她怕我像她当年那样,长期吃凉饭伤胃,特意买了这个带保温效果的不锈钢饭盒。我的饭盒虽有保温效果,中午吃时饭菜仍会凉一点,但吃着母亲做的饭菜,我心里很满足。

如今,我的孩子上了高中,孩子课业繁重,脸庞日渐憔悴,我便决定每天给她做两个菜带着。天气转冷,为了让孩子吃上热乎饭,我网购

了一个多层保温饭盒,里面有三个小饭盒。每天早晨,我会精心炒两个孩子爱吃的菜,分别装入两个小饭盒,抽真空做好保温;剩下的一个小饭盒装满开水,放在保温桶最底层。一层饭盒,一层保温桶,最外面再套上厚厚的便携手提袋,三层防护牢牢锁住温度。

三代人的饭盒,盛着我们三代人生活的印记,更盛着暖人心底的牵挂与温情,在时光里静静流淌。淡竹叶/文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■ 婚恋故事 ■

爱的记忆

1986年元旦前夕,我在一家工厂当保全工,和隔壁车间的女工晓燕偷偷谈了两年恋爱。那个年代,自由恋爱还没完全挣脱“父母之命”的枷锁,晓燕的父亲是厂里的工会主席,早就给她相中了一个转业干部,说是“门当户对”。

晓燕性子柔,却偏偏在这件事上犟得像头牛。她攥着我的手,眼里亮着光:“强子,我这辈子就想跟你过,哪怕吃苦受累。”我心里又暖又酸,我们的约会只能躲在厂外的老槐树下,或是趁夜班换岗的间隙,在机器轰鸣的车间角落说上几句话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晓燕的父亲知道了我们的事,气得拍了桌子,把晓燕锁在家里,不许她踏出家门半步。我去她家求情,被她父亲拿着扫帚赶了出来,街坊邻居围在门口指指点点,那些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晓燕被关的第三天,托人给我递了张纸条,字迹潦草,却透着决绝:“今晚10点,厂西墙,我要跟你走。”我攥着纸条,手心全是汗。那个年代,“私奔”是天大的丑闻,一旦走了,我们就再也回不了这个厂,再也见不到亲友。可我看着纸条上的字,想起晓燕含泪的眼神,咬了咬牙,打定了主意。我连夜找工友借了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,又凑了几十块钱,藏在西墙根的杂草丛里。夜色渐浓,厂区的路灯昏黄,巡逻的保安每隔半小时就会转一圈。10点整,西墙上突然翻下来一个身影,是晓燕!她穿着碎花棉袄,头

发乱蓬蓬的,手里攥着一个小包袱。“快!”我压低声音,扶她坐上后座。可就在这时,突然响起一声大喝:“站住!”晓燕的父亲带着几个亲戚追了过来,手电筒的光刺得我们睁不开眼。我猛地蹬起自行车,车轮碾过石子路,发出“啞啞”的声响。身后的喊叫声、脚步声越来越近,我不敢回头,只顾拼命往前骑。

我们沿着乡间土路狂奔,夜风呼啸而过,路边的枯树沙沙作响。也不知骑了多久,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,身后的动静彻底消失,我们才敢停下来。晓燕趴在我背上哭了,泪水打湿了我的大衣,我擦去她的眼泪:“别哭,以后有我呢。”后来,我们去了南方的一座小城,靠着打工安了家。日子虽然清贫,却过得踏实。如今几十年过去,晓燕的鬓角早已染霜,我们再谈起那个夜晚,依旧心有余悸。

那个年代的爱情,没有鲜花钻戒,没有甜言蜜语,却有着破釜沉舟的勇气。厂墙下的那场奔逃,成了我们这辈子最惊心动魄,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胡战强/文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

中国万年福

富强

民主

文明

和谐

自由

平等

公正

法治

爱国

敬业

诚信

友善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437、88629317

